

宋文鑑

和16
339
16



宋文鑑卷第九十三

論

君臣論

徐鉉

持權論

徐鉉

師臣論

徐鉉

勸農論

高鉉

斷論

田錫

原古

賈同

原祭

鄭褒

原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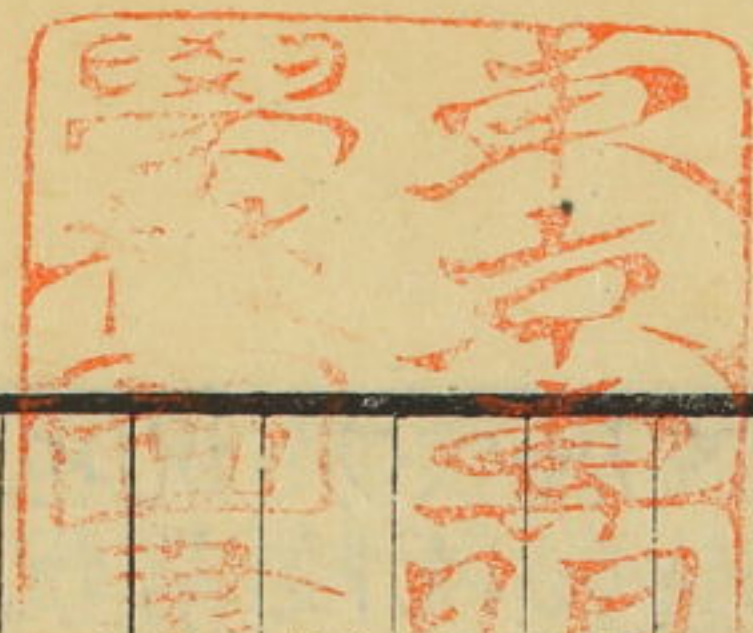
陳堯

君臣論

徐鉉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

利
292
16



所錢
有詢

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何者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逆之可矣又況於禮致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寧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疎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于京厲流于彘魯哀奔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已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況朝廷之臣乎夫朝廷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至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爲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爲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如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不敢倭遠之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憾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幸生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爲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貳於是聽鑒惑於外精神滑于中及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爲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爲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已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遏其淫而已苟自爲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尙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眾聽則殺之眾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

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勳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已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其爲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爲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爲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爲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制會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姦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爲賢不違命爲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爲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弃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

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僥倖以至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師臣論

徐鉉

至大者天必配以地至明者日必配以月至剛者陽必配以陰至尊者君必配以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者也君之有臣也所以教其知匡其不逮扶危持顛獻可替否其任大矣故君失之臣得之臣失之君得之上下相維乃無敗事非徒承其使令供其喜怒而已故曰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

亡自三皇已來莫不由斯而致者也衰世之君闇於大道嘉言美事掠歸於己諛臣佞妾從而成其過曰生殺廢置國之利器必出自一人不當為人臣所教嗚呼斯甚不然也夫往古之事不可言已其世近而昭然者請以漢祖明之高祖奮布衣取天下功俟三代享祚四百可謂盛矣其舉事之始駐軍於陳留則酈食其之謀破武關入咸陽則張良之策還定三秦則韓信之計為義帝縞素則董公之說出兵宛葉則鄭忠之畫破垓下則三王之力及其成功則高祖享帝王之業數子獲人臣之祿豈為人臣所教者不能為帝王乎故高祖曰吾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得天下也及太宗文皇帝力行王道天下已平喟然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夫二帝者皆用忠賢之謀以建三五之業歸功臣下而其道愈光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之謂也昔魏武帝使夏侯淵守漢中蜀先主用法正之計破漢中殺淵等魏武聞之曰吾知立德不辦此必為人之所教言之失也史論之備矣魏武雄傑

之主猶有斯論況常人哉夫爲國譬用兵焉大將將十萬之眾舉千乘之國有坐籌制勝者鋒摧殺敵者有先登陷壘者及其成功則元帥之功也今使元帥兼此數者而獨論功可乎夫君人出令臣下唯知奉行則役夫豎子可爲卿相何必勞於求賢哉嗚呼斯道之不明久乎明達君子可無思乎可無思乎

勸農論

高錫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墮於制度也制度墮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

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通矣賦斂方取焉農乃完其逋以供賦斂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卽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紬比帛之價有幾也旣金玉綺紬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紬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眾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

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器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煩歲舉古典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恥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尙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隳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

遂自諸侯而爲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爲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眾意以爲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鎧銷爲金狄聖謀國典焚爲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王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失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爲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爲忠也伊霍廢黜由己是斷於爲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籍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爲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

弦者二十萬臨於渭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
于時臣僚進諫以爲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卽生戎心所
謂智略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責敵
之罪頗類太宗然爲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卽漢祖之斷有餘而
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前是皆幸
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若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無因而濟矣使
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矣今之論者皆以
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爲韓信不斷於爲忠而猶豫
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
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能堅守初志卒與陳豨謀
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
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
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

謝七國錯旣誅而亂不息豈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
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
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
不敢出戰非無斷也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
濟矣

原古

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然則烏乎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
於眾也取於眾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
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
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眾也周公於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
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眾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
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邪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
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

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唯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於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殺其君子殺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

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祭

鄭 襄

先王之設祭祀所以禮天地而事祖宗報本而反始貴誠而尚德也尊卑有異制牲幣有異數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王者繼天爲子故郊以享帝孝以承業廟以事先諸侯守土地之官宗廟之外得以祭境內之名山大川卿大夫而下臣於人無敢越祭祖禰而已是以神不臨非祭人不祀非鬼季孫旅於泰山孔子非之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不獨非於季氏而又罪於其臣楚昭王疾卜曰河爲祟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今之世道士之教則曰天地神祇祭之則獲福延年矣人心懼禍而樂福聞其說難能拒之川奔而壑赴自庶民而上歲或一祭或再祭或三四而不止焉祀典之設因民

事非爲已也有天下然後祭天地有土地然後祭山川敢有僭擬
罪不細矣法寬而不禁斯可懼也棄民而爲已如可求之彼秦漢
之君殫四海之產勤於神仙其卒有獲乎彼爲天子不由先王之
禮而從道士之說神猶不響況庶民而上僭於禮而誣於神神其
臨哉其傳萌坼於秦枝蔓於晉宋齊梁之間迨今百千歲根深蒂
固牢不可拔世之人習熟於聞見爲之而不思今聞有正其說必
以爲狂惑之人嗚呼祭法壞矣曰如之何而止之曰不以法理其
無可奈何

原孝

陳堯

立身之謂道本道之謂孝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而立
也嗚呼爲孝之道是因乎心者焉孝有小大性有能否君子小人
亦各存其分也聖人之教布在方策不敢毀傷存其始也立身行
道要其終也居必誠其心遊必擇其方然後謹以溫清之禮慎以
飲食之節起居進退罔拂其志善事幾諫勞必無怨至于愛敬之

道乃天性也無忽天性以慢人紀斯可錫其類而不匱也世之愚
者知其孝乎而不知所以爲也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
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密寘于味苟親之壽幸
而未盡而或生也則鄉里神其事以爲孝之感乃聞之于州縣聞
之于天子官給其賜以優之然後傳之于後旌之于門閭率土之
民向之而思其効者矣嗟乎風俗之移人也而官其事者遂以之
自賞俾蚩蚩者知其室而不知其戶也逾牆鑽穴而迫殞乎命且
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予曰毀不滅性死
生之際尙或存也苟居疾以剝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陷之于不
義者也禽之相食尙曰無有安在爲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古之
孝以感者多矣猶是者未知覲焉且民之耳目烏知所謂聖人之
道在乎諭之而已旣諭之且制之俾爲孝之民誠其心而不誠其
名愛其生而不愛其賜始于一邑迨于一郡然後天下之民可率
之以道也斯之謂王化之基人倫之本可不急乎

宋文鑑卷第九十三

宋文鑑卷第九十四

論

封建論

廖偁

洪範論

廖偁

近名論

范仲淹

鼂錯論

文彥博

本論

歐陽修

朋黨論

歐陽修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爲君難論下

歐陽修

封建論

廖偁

柳子厚爲封建論以短封建者誠以周之亡由立諸侯之過也故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又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位各據

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如子厚之論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本知其末而不知其本故以封建爲非故曰封建非聖賢之意也勢也又云湯武之所以不去封建者因其力以得天下故不去也此亦見子厚之惑者也夫事有得失理有是非固不易也偶謂誠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也周之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又謂天下諸侯雖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也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下之聖賢也又謂湯武之不去封建者實以封建者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以取天下而不去也且夫聖賢之立制度皆取法於天地而節制於人使人悉得其所耳當生人之初萬物屯蒙而莫知其所以理易云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也是封建者聖人所以理民之達道觀三代封建之制因地制民因民制祿使大不至於難制小不至無賴是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下相制罔有不順則封建者固因人之利而爲之也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也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而曰不得已

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不爲勢是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於封建而已乎偶故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且封建之制地有差等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是故下者不可上少者不可多降者不可升無者不可有執是而行雖世未有亂者也若地不必有差等祿不必有多少禮樂器物不必有分限下者不必下少者不必少降者不必降無者不必無則未有不亂者也觀周世之末然矣豈制之失乎是蓋失其政而然也且三代之盛則非不封建也而不聞亂何封建利於三代之初而不利於三代之末乎是蓋政存與政失之謂也使周末之天子執文武成康之法而不失則文武成康之時也又安得有問鼎射王之事當夷王而后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有也安得諸侯不爲逆設使雖不封建未有大亂者也偶故曰周之亂在失政也且夫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也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紂

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莫敢不爲善也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固不敢爲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而不存之於天下也夫然則天下無不善矣設有爲理者也偶故曰雖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也且聖賢之用與不用繫乎在上者也在上者果其人則能用之果非其人則不能用之此事之固然者也當三代之時不聞有聖賢不居其位當三代之季則然後聖賢有不用者則是用與不用繫於上明矣彼封建者亦所以待聖賢者也安得反妨聖賢哉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紕是故天下各據其地而聖賢弃矣觀其

然夫豈在於封建是誠制亂之罪也偶故曰雖世祿在位不能妨聖賢之於天下必主之者慙世之亂然也固不以得天下爲利也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孔子以湯武爲仁人乎孔子以爲仁人則湯武之不苟得可知也且聖賢之心唯欲利後世益天下苟事有利益者雖死焉爲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下益後世則去之以利益乎天下后世矣又豈肯因而革況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宰者欲以獨制天下爲心公私之道昭昭矣而公私之義固有差矣偶故曰湯武之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也非因其力而不去之也且子厚不究天子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在位反以繼世不肖致亂爲患不究升賢紕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偶故

曰子厚之論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雖然子厚以封建為非者以守宰為是故也以守宰為是者無他乃曰有罪得以紕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斥之矣又云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覲汲黯之簡靖使漢室盡封侯王則孟舒魏尚之術莫得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行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矣嗚呼若是者子厚果大不明其本也以是為是則豈封建之世有罪者不得而紕乎有能者不得而升乎朝拜而不讎夕不能斥之乎夕拜而不讎朝不能斥之乎若有罪不紕有能不升法制不能拘者皆已亂之世也已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封建哉已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嫉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於理順乎雖然子厚止知漢之封侯王而不知古之封建也止知漢之封侯王則宜其所謂明譴而道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也若古之封建固不至是三

代之封建凡天下四海九州二百一十國在夏商則百里極矣國凡有五等五等之國制度不同同出於天子者也古之一大國止今之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因未有能為亂者也漢之封侯王則一侯王之地如古之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為之法非封建之法也若以漢自為之法而疑古封建為短是由以溺咽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而又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輩當三代之時不啻千萬輩在卿大夫之列安得謂在封建之世則不得伸其才術豈數子者之才能為太守而不能為他哉而子厚固以為封建則能用之不知意之若何也嗚呼是非得失之理明明若是又何曲為之言也倘非好辨也庶聖人之道少有明耳

洪範論

廖 偁

箕子之敘洪範云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

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
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偁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書出於天
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洎班固
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文而後知洪範
偁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之達道皆出於聖
人者也伏羲而前偁不可得而知也伏羲而下至於堯舜觀其事
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被於兆人而凡以儀法
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啟也豈得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
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
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
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
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
自伏羲而下未有不由之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爲可乎雖
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

知天道之說也夫凡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
與也不順於天乃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
謂也又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
達道也聖人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繇有凶德於天下而達
道誠不可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
天下之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
於此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卽謂天果秘之而不與之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卽謂天果授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
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親
受僇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偁以爲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
後之爲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受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
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
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
六十五字此又足怪矣雖然欲成其爲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

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為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近名論

范仲淹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則非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為善近名豈無偽邪臣請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善三王身之

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百姓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勵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鼂錯論

文彥博

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義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

績成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爲稷官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爲共
工益爲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眾而後用其人各
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慎重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
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爲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
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
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
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
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本論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
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
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
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

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
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
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
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
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執也昔堯舜三代
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
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
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
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
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
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
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

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
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
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
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破於物
者治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
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
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
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
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
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干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眾
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
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
之姦者有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

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
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
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
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
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
沈酣八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
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
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
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
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
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
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
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
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

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執也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其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其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爲君難論上

歐陽修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眾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眾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眾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眾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強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

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

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眾心而斂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歐陽修

嗚呼用人之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

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

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弃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宋文鑑卷第九十四

宋文鑑卷第九十五

論

泰誓論

歐陽修

辨惑

石介

漢論上

石介

漢論中

石介

漢論下

石介

陰德論

石介

賞罰論

劉敞

患盜論

劉敞

叔輒論

歐陽修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

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有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其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

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

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辨惑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爲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爲仙漢武帝之求爲黃金蕭武帝之求爲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漢論上

石介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

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

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石介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湯禹與文武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

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齷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爲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旣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

之罪也

漢論下

石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

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眾吞寡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眾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

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疆已凌弱矣眾已吞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章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陰德論

石介

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地人異位而同治也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其出一也皆隨其善惡而散布之善斯賞惡斯刑是謂順天地天地順而風雨和百穀嘉惡斯賞善斯刑是謂逆天地天地逆而陰陽乖四時悖三才之道不相離其應如

影響禍福刑賞豈異出乎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昧禍福刑賞之所出行君威命執君刑柄發仁布令代君誅賞而硜硜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姦人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旨謂不殺一人不傷一物則天地神明之所福也苟不以己之喜怒以天下之喜怒殺傷雖多天地神明福之矣苟不以天下之喜怒而以己之喜怒而害一人損一物天地神明固禍之矣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假其刑賞以嚮背善惡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假其威權以進退貪良良者進之君賞之也天福之也奚其德哉貪者退之君刑之也天禍之也奚其仇哉以進退於人謂德仇在已乎欺天而無君也州方千里牧非其人千里受弊邑方百里宰非其人百里受弊使一牧一宰有罪而罹其誅孰多千里百里無其辜而受其弊是仁一牧宰而不仁於千里也暴我鰥寡虐我惇嫠天地君所欲除而存之違天地君也違天地君而曰存陰德禍斯及矣白額虎暴而害物周處

殺之而獲福兩頭蛇見而人死叔敖斬之而得報尸而官塗而民其害豈特白額虎兩頭蛇之比也而能除之陰德隆而無窮矣

賞罰論

劉敞

賞爲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否子所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爲功乎抑謂闢土疆兵之爲功乎子所謂罪者謂喪業失序之爲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爲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於善而已乎將善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於恥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怠且緩之有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

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爲勸善也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爲善未嘗不僞也從而賞之是賞僞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希世也愛民非以邀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爲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爲孝爲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下之順於己莫若己爲順天者王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爲而大夫士爲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爲而諸侯爲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爲而王者爲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

蜀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之君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患盜論

劉敞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爲不可除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源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爲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甬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

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劔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尙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而卻雍固以見殺於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

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

叔輒論

劉敞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於眾而形勢敗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己欲謀則逼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於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敝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

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況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宋文鑑卷第九十五

宋文鑑卷第九十六

論

治戎上

劉敞

治戎下

劉敞

賢論

劉敞

救日論

劉敞

材論

王安石

原過

王安石

周公

王安石

功名論

司馬光

葬論

司馬光

治戎上

劉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

秋之事每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鉤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而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存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爲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眾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

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眾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操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眾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眾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下

劉敞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卻之也十二公之

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眾然而
有言入中國者矣衛狄入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
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
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
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不書之適
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
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
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
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
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
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
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
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
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

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
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汚濫入
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
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惰居也彼
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藪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
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
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
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
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
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
國唯姜戎達于經僖三十三年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
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
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
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

一實也

賢論

劉敞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爲賢也人臣之賢其身賢也不若其薦賢之爲賢也聰明辨慧伎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爲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爲心焉以其萬民爲心焉以其後嗣爲心焉大爲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爲之略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爲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

矣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昃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爲舜之爲者非賢君也不爲周公之爲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獨愚也雖聰明辨慧伎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用賢至於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有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吝者非獨吝於爵人吝於分人者也吝於教人者有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

人怨之吝於教人忌也人疎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爲驕與吝也求爲人君者盡於此矣求爲人臣者盡於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爲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臣之所以爲臣也君爲君焉臣爲臣焉雖亘萬世吾不知其可改也

救日論

劉敞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爲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爲迂闊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邱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爲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

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諛僞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儆於上哉是以或至於陵夷而猶不寤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爲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眾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最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

是吾可以坐騎天下之士而其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
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然
以爲天下實無材於世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
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
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
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
得治國而國安焉此其所以異於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
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眾況其下者乎
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
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
之在廐也驚驥雜處其所以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
蓋寡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
矣當是之時使驚馬並驅方駕則雖傾輪絕勒敗筋骨不舍晝夜
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騶與驚駘別矣古之

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爲天下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耳試之
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幹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
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曠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
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而不知其所
宜用而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也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
桀知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
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
焉其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
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
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蓋聞古之人於材有以
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夫立
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所以能復先
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
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者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

可用者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廣人物之眾而曰果無材者吾不信也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

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周公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于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吾初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於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姦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

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其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其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功名論

司馬光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艸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

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利用與不用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

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有奸于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間而疑之范增怒去而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旣服騏驎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旣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旣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間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

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污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眾人之座也修乎道之人污邪之賊也今使污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

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艱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能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明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熏而三浴之解其繯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

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能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德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諸將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苻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曷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

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饑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彘彘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是其臣之力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齋送之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

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弃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

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
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
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
錢聞之大喜兄曰女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
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
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
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
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
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
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爲世
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
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
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宋文鑑卷第九十六

宋文鑑卷第九十七

論

心術

蘇洵

任相

蘇洵

辨姦

蘇洵

備亂

鄭獬

唐論

曾鞏

晉武

錢勰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
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
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
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
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

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當敵而又以敵自當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害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彼聞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

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用此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嘗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將不同爲將者槩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有節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

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有節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焉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知爲聖人而猶有

伊尹太公者爲之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以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不爲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乎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閒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之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

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
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免以全其身安其祿
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其禍者也

辨姦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
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
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
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
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
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語
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雖
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
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
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

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
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
爲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
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
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
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
用之其爲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
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將獲知言之名
悲夫

備亂

鄭獬

備天下之亂者古今大勢可見已而未能有善備者也始周之諸
侯相禽獵割而爲六國卒併於秦秦以諸侯之亡周也乃爲之備
諸侯一剗其根槩而郡縣之遂至天下無一繩之維諸侯則不作

而其末乃有布衣之禍故高祖不由尺土暴起於風埃之中五載而成帝業漢以郡縣之亡秦也則又爲之備郡縣而又裂其土地以侯諸侯王盤踞過強卒用不終而布衣則不作其末乃有外戚之禍賊莽窺其隙遂盜有漢璽及光武之再開闢以外戚之亡西京也則又爲之備外戚乃不復委重宰相而專用臺閣三公拱袂而守虛器外戚則不作而其末乃有閹豎之禍積其殘暴酷烈而終之董卓天下遂睽而爲三魏氏以閹豎之亡漢也則又爲之備閹豎痛掃刈之一歸其房閹之役閹豎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強臣之禍故司馬父子襲據大柄更四世而禪其國晉氏以強臣之亡魏也則又爲之備強臣而培植其宗族雖愚兒懦子皆付以大國強臣則不作而其末乃有宗室之禍朝而爲帝暮爲囚虜五胡乘之遂荒中國瀰漫橫流以至于唐太宗乃頗究覽其失得而爲之大備焉及其末也則又有藩鎮之禍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而更爲帝夫歷世之亂考其所以備之者不爲不至窒一穴穿一穴何

禍亂之不息也蓋未嘗取天下之公制而獨以己之私者備之耳成湯周武以諸侯得天下而商周末嘗輒廢諸侯豈非用天下之公制者耶惟其公也故後世之長久繇秦而來獨汲汲備其私者又矯之過嗚呼不得聖之法而備之奚有不速弊者耶

唐論

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

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
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
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
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
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
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
資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
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
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
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
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
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
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

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
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
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
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
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者
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
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
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
於上者可以鑒矣

晉武

錢 鋹

人主莫急於知天下之務莫病於不明天下之善善有大小而務
有先後夫以小善而爲急務者天下常亂故晉武嘗謂鄒湛曰吾
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夫不封禪以爲不自滿也
焚雉頭裘以爲儉也行布衣禮以爲孝也是數者皆區區可以自

名而非天下之先務非所謂小善者乎惜哉鄒湛無經國之慮矣
遽遂以爲過漢文也何不曰陛下平天下而不封禪所以爲不自
滿也不如無去州郡之武備陛下焚雉頭裘所以爲儉也不如無
納吳宮人之數千行布衣禮所以爲孝也不如擇賢嗣而使宗廟
血食一言之不聽至于再言之屢言之而不聽則以身去
之勿妄食其祿可也幸而感寤則山濤之論得行州郡之兵可復
則雖永宿之後八王五胡之亂未至於一敗塗地也吳宮之人可
出羊車之遊有所則治天下之志未荒也衛瓘之言見察昏弱之
惠遂廢則晉祚靈長亦未可量也湛雖好論事而不知爲此對專
爲逢迎牽合之語可爲長太息也故劉毅至比之桓靈其有味哉
其有味哉

宋文鑑卷第九十七

宋文鑑卷第九十八

論

留侯論

蘇軾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志林三首

蘇軾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蕭瑀論

張唐英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
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
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
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而愚以爲或者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
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心而世不察以爲

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无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

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為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孔子從先進論

蘇軾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

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洽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

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達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閒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木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

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眾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者曹參之治齊曰慎无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无

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志林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

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汗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鐘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

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

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於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

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幃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旣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旤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旤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

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可測也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

知扶蘇之必不及此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果於殺者

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德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

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蕭瑀論

張唐英

蕭瑀請出家爲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夫參與朝政每有議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爲太子少傅此是杭閤瑀而使優閑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經綸草昧以啟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務不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尙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人亦至矣而尙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忽於議論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但求辨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政權柄在己恥其

不能卑論忽有不容其說然以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後之執政者必欲迹房杜之業成就太平之功則不可使順旨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眾苟不取於眾是哥奴輩昔嘗箝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宋文鑑卷第九十八

宋文鑑卷第九十九

論

三國論

蘇轍

晉論

蘇轍

北狄論

蘇轍

三宗論

蘇轍

漢武帝論

蘇轍

漢昭帝論

蘇轍

漢光武論上

蘇轍

漢光武論下

蘇轍

爭論

潘興嗣

原諫

潘興嗣

通論

潘興嗣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遇其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祖之術制之者也昔者項籍有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散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以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

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者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

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馭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閒而致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鬪戰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志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

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談笑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力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苦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北狄論

蘇轍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快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眾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曠而已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

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約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莫敢一觸

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獨立不聽外國之妄求以爲民望而生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閒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夫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三宗論

蘇轍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

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閒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公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致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漢武帝論

蘇轍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聞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

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時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向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殘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弃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蘇轍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出於天然人事嘗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

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其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後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力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說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

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上

蘇轍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斟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辨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尙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識者弃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

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申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尙者也

漢光武論下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爲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孝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壽張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

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閭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收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旣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既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爭論

潘興嗣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吸而

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被其害暮不爭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又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旨遠矣或豈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諷諫此緩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嬰其鱗矣此攻治之不效而至於針砭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於諫爭猶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

原諫

潘興嗣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於皋陶謨則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

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舜固聰明睿智君臣之間吁謨戒飭憂此而已顏淵亞聖亦云遠佞然則聖哲之慮遠矣諫之不行也其原起於近習始於纖微成於浸潤終至于不可禦人君者喜則有賞怒則有誅不可不察也蓋未嘗濫誅矣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矣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不室其源雖欲救之將若之何予故曰諫之不行其源蓋起於近習不可不慮也

通論

潘興嗣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眾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

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眾田
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
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眾宿
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泝波而上不足以
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
如此一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飼之
驕不足以臨敵也亦嘗以二十萬之眾棄於好水之上隻輪奇馬
無還者此養之無制備之不素故也夫燕秦晉魏之郊地非不廣
民非不悍勇田非盡闢也一旦素悍勇之民闢地而殖之胡爲而
不可耶擇天下之精兵置之近輔之郊擬府而爲之制亦胡爲而
不可耶不及十年粟必盈於塞下而黥墨之徒可坐而鑠也鼂錯
削七國而七國反主父偃建分封之法而諸侯不自知其弱然則
屯田府兵之制行而天下之驕兵亦不自知其削矣何憚而不爲
也邊粟已實屯兵已強中州之賦益寬則北狄不敢愛其嗷羌人

不敢慢其禮此以全制勝也昔之驕今也悍勇昔之不足今也有
餘不幸而有警內府出節外府出兵擁鉞而下臨燕而燕動臨秦
而秦驚此所謂廟勝也荆楚蜀越四分五裂之地天下用武之處
也亦不可以不思及其有事而欲以巧勝之不亦拙且緩乎

宋文鑑卷第九十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
論

隋論

李清臣

石慶論

秦觀

漢文帝

曾肇

諱言

張耒

敢言

張耒

李郭論

張耒

邴吉

張耒

秦論

何去非

西晉論

何去非

隋論

李清臣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爲之以吏治吏治可以苟天下之安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而用者漢

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於桀自湯至於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二千年自高祖至於孝平自光武至於獻帝自高祖太宗至於僖昭茲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有過於歷代之君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之謂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辯數勤察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爲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

爲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爲百出慮國祚之永人可得而近測之哉嘗觀於三代其爲治之旨皆本於仁義禮樂先教化而後刑名厚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兵廢刑措暴炙百姓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髓其勢播大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形可以漸亂而不可以亟壞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於道所用者皆俗人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於擊斷謂簿書刀筆之閒可以爲治語之以王道則傾背而竊笑強者爲之及其盛猶可以自守一有勢罅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爲之擾動姦豪乘其敝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羣羊而蕩王業如振欹器耳是故民衆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乎後之王者鑒於三代兩漢隋唐之事不恃吏治之安而留意於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石慶論

秦觀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
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
釐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邱侯石慶而已平
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故
宜牧邱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
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
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偏陰
則刻制之功虧僭實生偏偏亦生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
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
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
臣彊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既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
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
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彊臣弱陽勝而偏陰夫豪傑之士
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彊

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
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
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
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
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
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也洪之才
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
慶相去爲幾何耶洪與慶爲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
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吾邱壽王朱買臣主
父偃之屬號爲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
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
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
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漢文帝

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爲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財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眾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爵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麝卵殺胎伐天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

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成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勢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之飾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絺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眾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諱言

張耒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奧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張耒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

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戚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

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李郭論

張耒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爲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復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軍行兵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爲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

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爲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猾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獨爲尙父屈歟此於伏人之道小矣嗚呼成事以材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純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侮也

邴吉

張耒

邴丞相爲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羣吏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見謂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當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爲徼幸謂之眞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徼幸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爲長者遂不敢以爲出已曰此乃臣議

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爲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嘗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歟夫冒微幸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爲邴丞相恨也

秦論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圖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

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曰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騫以嬰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眾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闕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

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皋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眾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

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觀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厯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禍福而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

國而罷徵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內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爲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乃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卻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

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合而牧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功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閒而被不可勝言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
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
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
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
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
其所隱之禍也

宋文鑑卷第一百

十六